

MOBOSANG

莫泊桑  
中短篇小说全集

第四卷

主编 蔡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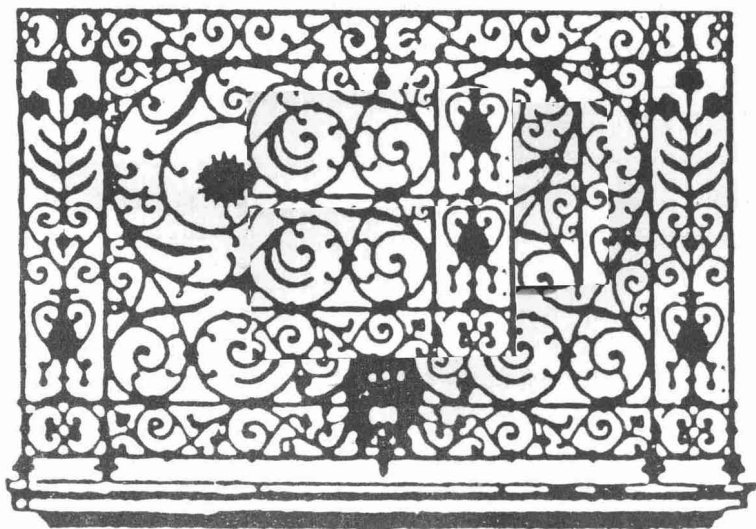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第四卷

主编 蔡汀



花山文艺出版社

莫泊桑  
中短篇小说全集

第四卷

主编 蔡汀

---

责任编辑:王大民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李桂香 李春月

---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

印 刷:河北省科技印刷厂(石家庄市新华路二段65号)

---

经 销:新华书店

---

850×1168毫米 1/32 85.25印张 153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99.80元

ISBN 7-80611-372-X/I·361

(全四卷)

# 目 次

## 左手

- 阿鲁玛..... (3)
- 奥托父子 ..... (29)
- 布瓦泰尔 ..... (44)
- 勤务兵 ..... (54)
- 兔子 ..... (59)
- 一个晚上 ..... (69)
- 佩针 ..... (89)
- 迎舒 ..... (96)
- 幽会..... (104)
- 港口..... (112)
- 已故的女人..... (123)

## 空有玉貌

- 空有玉貌..... (131)
- 橄榄园..... (153)
- 斑螫..... (182)
- 溺死者..... (193)

考验.....	(201)
假面具.....	(212)
画像.....	(222)
残疾人.....	(227)
护士长的二十五法郎.....	(234)
离婚案.....	(241)
谁知道?.....	(249)

## 米隆大叔

米隆大叔.....	(267)
在一个春天的晚上.....	(274)
盲人.....	(280)
蛋糕.....	(284)
牧羊人坠海.....	(289)
旧物.....	(293)
心灵感应.....	(298)
科西嘉强盗.....	(303)
守灵之夜.....	(307)

梦.....	(312)
一个女人的自白.....	(316)
月光.....	(322)
一个女人的强烈情欲.....	(327)
通信.....	(337)
一个骗局.....	(343)
伊维莉娜·萨莫里斯.....	(350)
约瑟夫的朋友.....	(355)
孤儿.....	(362)

## 货郎

货郎.....	(373)
守灵.....	(381)
暖房.....	(386)
决斗.....	(393)
新居.....	(399)
复仇者.....	(410)
等待.....	(417)

奶奶的忠告·····	(424)
第一场雪·····	(429)
恶作剧·····	(438)
溺死者身上的信·····	(444)
恐怖·····	(451)
抽搐·····	(458)
完了·····	(464)
我的二十五天·····	(472)
拉丁文老师·····	(481)
农夫·····	(491)
敲起警钟·····	(500)
新年礼物·····	(508)
神父·····	(516)

## 米斯蒂

米斯蒂·····	(525)
普普通通的悲剧·····	(531)
约卡斯塔先生·····	(537)

埃尔麦太太.....	(543)
白色的和蓝色的.....	(552)
催眠者.....	(559)
拉莱中尉的婚事.....	(570)
尸体的一只手.....	(575)
甘草露,甘草露,清凉的甘草露.....	(581)
我的妻子.....	(586)
亚历山大.....	(594)
一百万.....	(600)
恐惧.....	(607)
爱抚.....	(616)
疯子?.....	(621)
坟墓.....	(628)
一个洒圣水的人.....	(633)

##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

旅行准备.....	(641)
首次郊游.....	(648)



在朋友家做客·····	(655)
垂钓·····	(661)
两位知名人士·····	(667)
节日之前·····	(674)
可悲的故事·····	(680)
初试爱情·····	(686)
群众大会·····	(691)

## 附录：

科西嘉人的故事·····	(701)
一个诱惑者违背意愿的请愿书·····	(706)
在途中·····	(711)
老头儿·····	(717)
吻·····	(722)
东方·····	(728)
孩子·····	(733)
遗产·····	(739)
火星人·····	(747)

莫泊桑小传 .....	(756)
译后记.....	(759)

# 左 手

《左手》集，是作者于 1887 年至 1889 年间，先后发表在《巴黎回声报》、《吉尔·布拉斯报》等报刊上的小说。于 1893 年 3 月汇成专集，取名《左手》出版，莫泊桑在世时多次再版，书名曾用过《情人集》。



# 阿 鲁 玛

## 1

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过：

“如果你去阿尔及利亚旅游，有机会可到埃巴巴堡去一趟。你在那附近打听一下奥巴尔这个人，他是我的老朋友，已在那儿定居成为侨民了。”

我早把奥巴尔这个人名和埃巴巴这个地名给忘了，也根本没想到能见到那位侨民，说来也巧，一个纯属偶然的时机到了他家碰见了。

我在这片极美的地方——从阿尔及尔一直到舍尔舍勒、奥尔良维尔和提亚雷，已徒步游览一个月左右了。此地树林繁多，然而那时正是叶落归根之际，雄伟壮观而又富有魅力；在那山谷之间，可以一览狭小凹地里那一片片茂密的松林和那冬季里奔腾的山溪；横倒在沟壑上的大树常被阿拉伯人当作通行的桥梁，一些藤本植物缠绕着那些死树干，以鲜嫩的枝叶在装点着它；在那荒

无人迹的起伏的山峦中展现出一道非常奇美壮观的狭谷和一条岸边长满夹竹桃的小溪，这都给人以难以想象的美妙之感。

但这次旅游在我心灵深处留下最甜蜜的回忆，还是傍晚在林中小径上的漫步，顺着起伏的山坡登上冈峦起伏的山巅，可以望见那蔚蓝色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山顶覆盖着特尼-哈德雪松林的瓦塞尼斯山脉。

有一天我迷路了。我刚爬上山顶，便看到那一连串山丘的那一边一片辽阔的米提吉低地，再往远看，另一座山脉的山脊上，勉强可以辨别的远方，有一个被称作“女基督教徒墓”的奇怪墓碑，据说，这是毛里塔尼亚王室的莹地。我向南朝坡下走去，发现在我前方，在一块荒无人烟的地带直到高耸入云的群山脚下，显露出一片冈峦起伏的、红褐色的平原；那红褐色就像所有的山丘被覆盖上一张张缝制在一起的狮子皮一样。平原中间处处有突出的又高又尖而又呈黄色的丘地，宛如蓬松的驼峰一般。

我快步向前，仿佛下山在羊肠小道走路那般轻松。在山地清新的空气中快速行走，一点没有沉重感，不论是身体、内心，也不论是思绪、挂念，都没有一点重压之感。这一时刻，我完全从折磨我们生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只体验到快速下山的喜悦。远处，有几个阿拉伯人的宿营地，一个个黑色的尖顶帐篷，像海贝吸附在岩石上那样紧挨在地上；用树枝搭成的简陋茅屋，冒着浅灰色的缕缕炊烟；房子周围几个白色的人影，有男的也有女的，在那里慢悠悠地走来走去；晚风中轻轻传来那清脆的羊群的铃铛声。

路途中，我碰到一棵棵野草莓树，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很多果实掉落在地上。看上去，就像是一棵棵流着血滴的殉道树，因为在每个枝头都挂着血滴一样的红果子。

周围的地上落满了仿佛在刑讯之后的血滴，踏上去，地上便留下凶杀的痕迹。我时而跳起，摘几个熟透的果子品尝。

山谷里弥漫了一种淡黄色的雾，像老牛身上的水蒸气那样在徐徐升腾。在遮住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平线的群山上，天空就像圣经中提到的那样在燃烧。一条条金色的彩带和血红的彩带，像是血，血和金子，整个人类的历史，在交相呈现着，时而中间裂出一道细缝，露出一块碧色蓝天，宛如梦幻一般无限遥远。

哦！我离开好远啊，离开巴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好远啊，好像离开自己本身也好远啊，似乎我成了流浪者，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忧虑的活物，变成了一只总在移动的、观看的和欣赏的眼睛。但离得更远的是作了标记的来路，随着夜幕降临我也不再去想它了。我发现我迷了路。

黑洞洞的夜宛如昏暗的倾盆大雨笼罩在大地上，眼前除了那一望无际的山丘，再什么也看不见了。可巧这时，山下的低谷处影影绰绰现出了几顶帐篷。我朝那儿走了过去。我试着向遇到的头一个阿拉伯人打听，求他指明我的路在何方。

他是否猜出我的话的意思呢？我不知道。但他左说右说，说了半天，我还是一点不懂。我绝望了，正准备裹上一条毯子在宿营地旁边找个地方度过一夜时，突然在他那一连串稀奇古怪的词中，我捕捉到一个名字：埃巴巴堡。

我反复地问：

“是埃巴巴堡？”

“是的，是的。”

我给他两法郎，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噢！在这漆黑之夜，我前面这个灰白色的幽灵赤着脚在石子小径上奔走着。我不时地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走了好久噢。

突然，前面闪现出一点光亮。我们走到一个白房子的门前。这个房子仿佛是四面围墙没有门窗的坚固的哨所。我敲了敲门，院

子里传出狗叫声。一个人用法语问道：

“谁呀？”

我应声道：

“奥巴尔先生住在这儿吗？”

“住这儿。”

门开了，我面对面地站在奥巴尔先生跟前。此人头发金黄，大高个儿，穿着一双旧拖鞋，叼着烟斗，活脱一个和善的、身材魁梧的壮汉子。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他向我伸出双手，说：

“先生，你就把这儿当作家吧。”

一刻钟后，我坐在主人对面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他仍在吸着烟。

我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女人身上挥霍了大笔钱财后，用剩余的钱在阿尔及利亚买了块地种起葡萄。

事干得满好。日子过得也满幸福。他就像心满意足的人那样流露出满意的神态。我真不能理解，这个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巴黎人，如何能习惯这种单调乏味的孤独的生活，便向他问了一句：

“您在这儿有多久了？”

“已经九年了。”

“您从来就没感到寂寞吗？”

“没有，习惯了，到后来还爱上了这块地方。您也许不会相信，这块地方是利用我们无从知道的自身隐秘的动物本能来抓住人的。起初，我们是通过感官依恋着它，它使我们的感官不知不觉地得到一种满足感。空气和气候无意中征服了我们的肉体，四处洋溢着灿烂的阳光，使人有一种愉快、欢乐的精神状态。太阳不断地将一股股热流注入到我们身上，啊！真像是在荡涤心灵里的



每个阴暗角落。”

“哎，这儿有女人吗？”

“啊……这可差一点儿。”

“缺少吗？”

“我的天啊，是的……缺少。要知道，在阿拉伯部落里永远能找到乐意跟鲁米<sup>①</sup>过夜的一些顺从的土著女人。”

他朝那个给我带路的阿拉伯人转过脸去，这个阿拉伯人高高的个儿，皮肤黑黝黝的，包头巾下面有着一对黑色的小眼睛，对他说：

“你走吧，穆罕默德，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

接着转过来对我说：

“他懂法语，而且在我要向您讲的一个故事里，他在里边还挺重要。”

等那人走后，奥巴尔继续讲起来。

这件事就在我到这里大约四年的时候发生的。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很好安顿自己的生活，而且讲当地话也很费劲儿，所以我不得不常常到阿尔及尔遛一趟，因为我不愿意彻底地同过去给我带来的不幸情欲一刀两断。

我买下了这个农场和这个以前筑有防御哨所的堡垒；这个地方距离土著人居民区只有几百米远，我那些葡萄园的工人都是从那地儿雇来的。我刚来时雇的一个仆人，就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个高个子青年，他叫穆罕默德·本·拉姆哈尔，是乌拉德-塔贾部落人，不久他就死心塌地跟着我了。因为他不习惯睡在房子里过夜，便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好让我从窗口就能喊到他。

---

<sup>①</sup> 阿拉伯人对基督教徒和欧洲人的称呼。